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內容概要

一個優雅有禮的酒鬼和一個貧窮高貴的私家偵探相遇，會發生怎樣一種誠摯而悲傷的友誼？藍諾士酒醉後被馬羅撿回，藍諾士稍後寄來一張五千美元的巨鈔做為感謝和告別，然而，一連串謀殺，卻跟這個告別綿綿不絕……

獲獎紀錄：

1955年愛倫坡獎最佳小說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作者簡介

錢德勒是美國小說史上最偉大的名字之一，他以菲力普·馬羅為主人翁的偵探系列作品，半世紀以來早已突破一般類型小說的侷限，正式躋身經典文學的殿堂。

出生於芝加哥，但因父母離異，隨母遷居倫敦，錢德勒的童年整個在英國度過，大學念的是英國的杜爾威奇學院，一直到成年之後才返回美國加州定居。

錢德勒開筆甚晚，45歲才正式發表第一篇小說《勒索者不開槍》，刊載於當時的廉價雜誌《黑面具》（Black Mask）上，然而，錢德勒和達許·漢密特所領軍的這批廉價小說，卻成功的推翻了英國古典推理對美國偵探小說的宰制，開啟了美國本土冷硬派私探小說的強悍傳統，是為推理史上有名的「美國革命」。

錢德勒逝於1959年，畢生共完成七部長篇和為數廿部左右的短篇。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精彩短評

- 1、虽然一开始就隐约觉得特里没死。他有点像蝴蝶梦里的瑞贝卡，隐身的线索人物。但是妈呀，一本书里三个大美女，却只有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最打动人。最后告别的一幕太煽情了.....什么泛红的脸颊什么盈盈泪光...什么听着他脚步声消失还以为他会回来说服我...（简直叫我不能克制orz
- 2、/霍华德，人生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夭亡，而在于变老、变得下贱。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再见霍华德。//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。/不能再漫长..
- 3、爱吐槽的硬汉太迷人了！唐诺的序可真煽情
- 4、真相是到最后三页才放出来的。最后最后的结局还是打动得很彻底。——虽然从开篇就已经被打动了。
- 5、翻译生涩
- 6、人生就是由大大小小的离别组成
- 7、好看的文學作品!!!!!!!
- 8、如果这书真的很好看 那一定是翻译的问题 居然啃了一个多月！喜欢“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”的说法
- 9、世上沒有一個陷阱像你自設的陷阱那樣害人。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漫長的告別》的笔记-第1页

他说：“酒精就像爱情。第一个吻神奇，第二个吻亲密，第三个吻就变成例行公事了。再下来你会脱姑娘的衣服。”

“有那么糟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那是高层次的刺激，却是不纯的情绪——美学上看来是不纯的。我不是瞧不起性爱。那是必要的东西，不一定丑陋。可是性爱随时需要被驾驭。使性爱刺激迷人是十亿元的大产业，每一分钱都省不得。”

“是啊，我知道。我是个弱者，没有胆量没有抱负。我抓到铜戒指，发现不是金的，简直惊呆了。像我这种人一生只有一个伟大的时刻，只在高秋千上做过一次完美的演出。余生就只求尽量不从人行道跌进水沟罢了。”

我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呢？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一件小事都像表演，像一个明显又重要的动作。那是极为敏感的一刻，你所有不自觉的动作无论多么熟悉，多么习惯，都成为意志之下彼此分离的举止。你就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之后学走路的人。没有一件事是顺理成章的，绝对没有。

我碰碰他的肩膀，他慢慢醒来，仿佛从他置身的地方到我置身的地方隔着好长一段路。

然后我离开那儿。边境大门处没有人看我一眼，仿佛我的面孔平凡得像钟表的时针。

马洛，人又能足智多谋到什么程度呢？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见过世面。法律不等于正义，这是一种非常不完美的机制。如果你按对了钮，而且够幸运，正义也许会出现在答案中。法律意图担任的也只是一种机制而已。

“报纸是有钱人拥有和发行的。富人都是一个鼻孔里出气。不错，有竞争——为发行量、消息来源、独家报道竞争得很厉害。在不损害业主的声望、特权和地位的情况下竞争。如果会损及业主，盖子马上就罩下来了。朋友，伦诺克斯案就罩了一个盖子。朋友，伦诺克斯案如果好好宣扬可以促销不少份报哩。这案子里样样齐全。侦讯可以招来全国的特案报道记者。可是不会有侦讯了。因为伦诺克斯在侦讯前就死了。我说过嘛——对哈伦·波特和他的家人来说——太方便了。”

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替罪羊。他永远不会反驳。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去他的太棒。你烦得要命。你跟那家伙讲话，只因为附近没有你感兴趣的人。也许特里·伦诺克斯和我也这样。不，不见得。我拥有他的一部分。我曾在他身上投入时间和金钱，在牢里关了三天，更别提下巴挨了一掌，每次吞东西还会痛。现在他死了，我甚至不能把五百块钱还给他。这叫我很不愉快。令人不悦的永远是小事。

下回我看见一个彬彬有礼的家伙醉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车上，我会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。世上没有一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。

“天下没有干净的办法赚一亿块钱。”奥尔斯说，“也许首脑自觉两手干净，可是赚钱的过程中总有人被推去撞墙。正派小企事业被人斩断根基，只得超低价转让，正经人失业，股票在市场上被操纵，代理权被当做一钱半钱旧的黄金便宜吃下。争取政府合同赚百分之五佣金的掮客和大法律事务所，只要打败受大众欢迎却损害有钱人利益的法规，就可以赚取十万酬劳。大钱等于大权，而大权被滥用了。制度使然。也许这已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制度了，但仍不理想。”

“你说话像共产党。”我存心刺激他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不屑地说

光阴使一切变得卑贱、破败、满是缺陷。霍华德，人生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夭亡，而在于变老、变得下贱。

“我一向找得到自己要的东西。可是我找到后，就再也不想要了。”

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。

“我知道，都有可能，先生。但你指控我说谎。你说我没有走进伦诺克斯先生的房间替他拿信。”

“你已经在房间里了，朋友——你正在写信。”

他伸手摘下墨镜。谁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眼珠的色泽。

“我猜现在喝螺丝起子嫌早了些。”

“好啦，放随和些。我们找个凉爽安静的地方喝一杯。”

“现在没时间，马约拉诺斯先生。”

“我们曾是好朋友。”他看起来闷闷不乐。

“是吗？我忘了。我觉得另外那两个家伙才是。你常住墨西哥？”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“哦，是的。我甚至不是合法到这儿的。从来就不是。我跟你说我出生在盐湖城，其实我生在蒙特利尔。不久我就成为墨西哥籍了。只要有哪个好律师就行了。我一向喜欢墨西哥。到维克托酒吧喝杯螺丝起子不会太冒险。”

“你的钱拿走，马约拉诺斯先生。上面血腥太重了。”

“你是穷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他拿起巨钞，在瘦瘦的手指间摊平，漫不经心地放进侧面的口袋。他用雪白的牙齿咬咬嘴唇，唯有褐色皮肤衬托下牙齿才会那么白。

“你送我到蒂华纳的那天早上，能说的我都跟你说了。当时我给过你报案告发的机会。”

“我不是生你的气。你就是那种人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搞不懂你。你有好风范、好品格，却也有些地方不对劲儿。你有标准，全力以赴，但都是私人方面，无关乎任何伦理或顾忌。因为你天性好，所以是好人。可是你跟正直的人在一起，或者跟暴徒流氓为伍，同样快乐——只要那些流氓英语流利，餐桌礼仪说得过去就行了。你是道德上的失败主义者。我想也许是战争使然，又想你也许天生如此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”他说，“我真的不明白。我想报答你，你却不肯接受。我不可能告诉你更多了。你不会赞成的。”

“这是我听过的最客气的话。”

“很高兴我还有某些方面得你欢心。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。我恰好认识那种会处理严重困境的人。因为一段很久以前在战争中发生的插曲，他们欠我的情。也许我一生中就那么一次做对了一件事。我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伸出了援手，而且是免费的。马洛，你不是世界上唯一不带价码的人。”

他从书桌对面探身，啪的一声拿起我的一根香烟。他脸上晒黑的皮肤泛起不均匀的红潮。对比之下疤痕显出来了。我望着他由口袋里拿出一个漂亮的瓦斯打火机，把烟点着。我闻到他发出的香水味。

“你深深打动了，特里——凭一抹笑容、一颌首、一挥手或者在各处安静的酒吧静静地喝几杯酒。友谊还在时倒不错。别了，朋友。我不说再见。我在别有深意的诀别式中说过再见了。那时我道别，感觉很悲哀、很寂寞、很决绝。”

“我回来太迟了。”他说，“这些整容手术很花时间。”

“要不是我用烟把你熏出来，你根本不会露面。”

他眼里突然闪出泪光，连忙把墨镜重新戴上。

“我不敢确定。”他说，“我还没打定主意。他们不肯让我告诉你真相。我只是还没有打定主意。”

“别担心，特里。身边总有人会替你拿主意。”

“老弟，我曾是突击队员。如果你不行，他们不会收的。我受了重伤，跟那些纳粹医生在一起可不好玩。这对我有些影响。”

“我全知道，特里。你很多方面都是讨人喜欢的汉子。我不是评判你。我从来没有。只是你已不在这儿。你早就走了。你穿讲究的衣裳，抹香水，优雅得像收费五十块钱的妓女。”

“只是在做戏。”他几近绝望地说。

“你演得很过瘾吧？”

他嘴角下垂苦笑着，然后做了个有力又意味深长的拉丁式耸肩动作。

“当然。只是演戏。没有别的。在这儿，”他用打火机轻拍胸脯，“什么都没有。我曾有过，马洛。很久以前有过。好吧——我猜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”

他站起来。我也站起来。他伸出一只瘦瘦的手。我伸手握住。

“别了，马约拉诺斯先生。很高兴认识你——尽管短暂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他转身走出去。我望着门关上。我聆听他的脚步顺着仿大理石长廊走开。过了一会儿声音渐小，终于静下来。我还是继续听。听什么？莫非希望他突然止步，转身回来，说服我改变心中的感受？算了，他没有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《漫長的告別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111.com